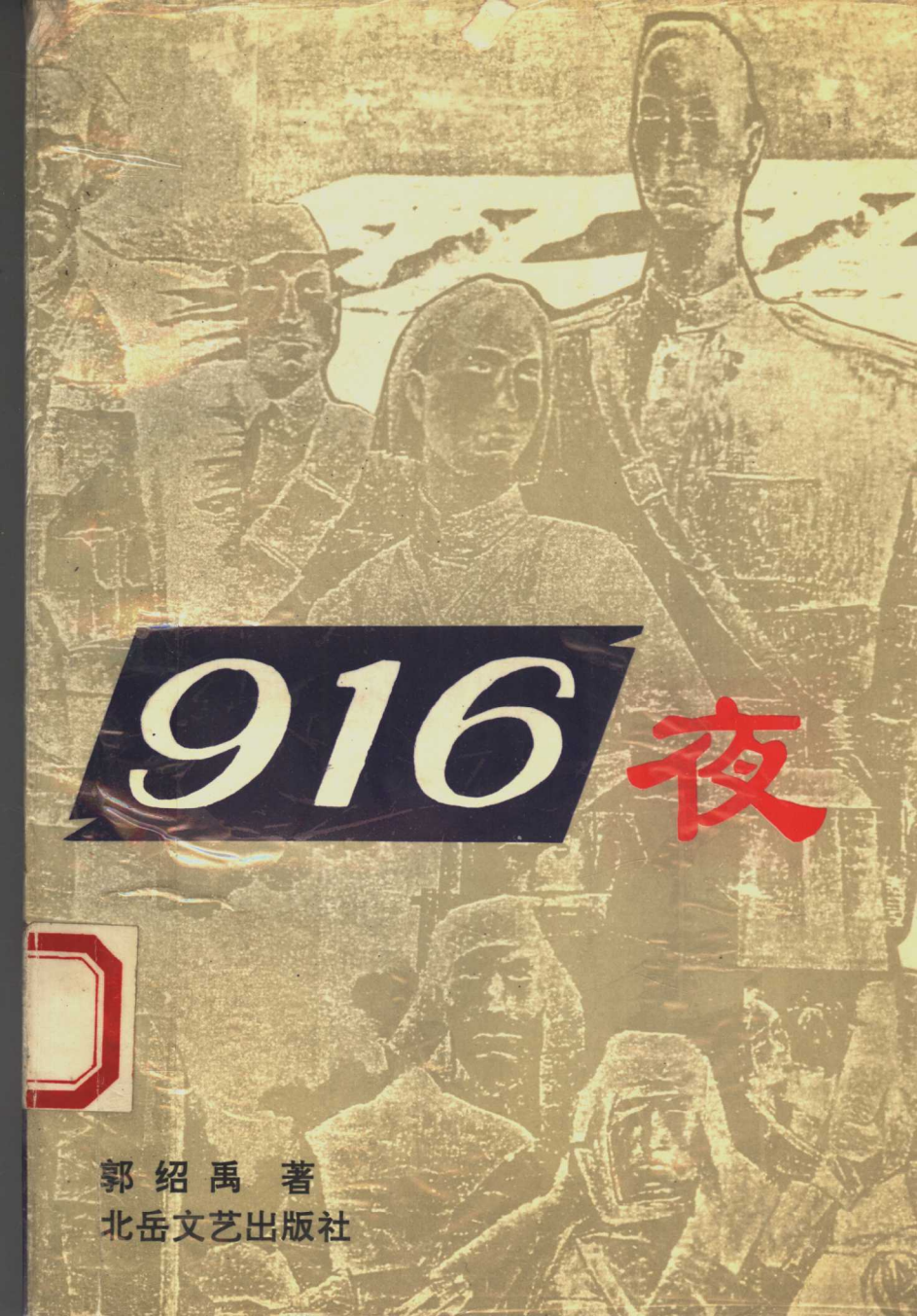




916

夜



郭绍禹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晋)新登字2号

916夜

郭绍禹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解放路48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4.5 字数: 280千字

1994年6月第1版 1994年6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 1—1600册

*

ISBN 7-5378-1301-9

I·1279 定价: 11.80元



作者近照

序

薛俊华

山西省有个沁源县，属长治市管辖，是个山区。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沁源这个山区小县，在抗日战争中威震四方，声名远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薄一波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运筹指挥下，全县军民人人是神通广大的“仙人”，个个是倒海翻江的蛟龙，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长达二年半的艰苦斗争。1942年日本侵略者占据沁源后，就打出了“山岳剿共实验区”的旗号，梦想在这块层峦叠嶂的山区，创造一套对付抗日军民的“经验”。但其万万没有想到，从占据县城的第一天起，便一步步走向死亡，走入坟墓。沁源军民离开县城，搬进深山老林，打窑洞，盖土房，建起了“抗日村”、“正气沟”、“团结坡”等新家园，神出鬼没，巧妙神奇地打击敌人。全县境内的山山坡坡，沟沟岔岔，村村院院，都变成消灭敌人的战场。全县军民同仇敌忾、英勇奋战，没有一个维持村，没有一个人当汉奸，他们采用游击战、地雷战、麻雀战、陷坑战、神枪战、冰坡战等灵活多变的战术，扰乱敌人，打击敌人，消灭敌人。驻扎在城里的敌人，出入挨揍，

坐卧不宁，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惶惶不可终日。党中央高度评价沁源军民的抗日战争精神和英雄业绩，把沁源树为全国“抗日模范县”，县委书记刘开基同志还光荣地出席了在延安召开的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沁源军民抗日战争的事迹，在四面八方传颂，在报纸上刊登，在电台上广播。延安《解放日报》为此发了题为《向沁源军民致敬》的社论，赞扬沁源军民是“太岳抗日根据地的一面旗帜”，“敌后抗战中的模范典型”……太岳《新华日报》在题为《沁源人民的胜利》的社论中指出：“二年半来沁源的对敌斗争，不仅创造了党与群众血肉相依的模范典型，而且创造了军政民团结，……配合作战的丰富经验。”

这是一首可歌可泣的诗篇。

这是一段极为光荣的历史。

这是一页生动形象的教科书。

在回顾和总结这段光荣的斗争历程时，曾任太岳区党委组织部长的郭钦安同志说过有四个方面是十分重要的：一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思想政治工作，发扬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二是坚持武装斗争作为围困战的中心，一切服从于武装斗争，军民一条心，以武装的革命对付武装的反革命；三是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各阶级、各阶层的爱国人士共同对敌；四是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一步一步启发群众，引导群众，脚踏实地的领导群众展开围困敌人的斗争。我认为郭钦安同志指出的这几点，不但准确地总结了当时斗争的历史，而且也是指导用各种形式反映这段历史的写作原则。

薄一波同志在一篇题为《永远铭记这壮烈的一页》的文

章中，语重心长地指出：“在抗日烽火遍燃祖国大地的日子里，敌后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用自己的机智勇敢和流血牺牲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从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晋冀鲁豫边区太岳抗日根据地沁源八万军民，坚持两年半之久的对敌围困斗争，就是其中极为壮烈的一页，值得我们和子孙后代永远铭记不忘……”

薄老的这段话，含义极为深刻，也十分感人。我在沁源县担任县委书记期间，通过走乡串村的调查研究，曾听到过许许多多流传在人民群众中关于这段光荣历史的动人故事，深受教育。我曾多次跟县里的文学工作者们讲过，希望他们深入生活，广泛搜集这方面的材料，通过自己的再创造，用各种文艺形式，描绘这段历史，反映这段历史，教育当代人、教育后代人。正如薄老说的那样，让“子孙后代永远铭记不忘”。现在，长治市文联的郭络禹同志用小说的形式，艺术地再现了这艰难而又光辉的一页，是一件可喜的事情。

小说创作是艺术地再现生活，不是写生活的原样。在郭络禹的长篇小说《916夜》里，有些人物是真名实姓，有些人物是虚构的，这是为了更集中、更典型地反映生活。书里的事件、故事，有些可能是原来的样子，有些可能是源于生活，作者在使用时又经过提炼、加工、组合，根据情节的需要，人物的性格，进行取舍加以艺术安排。这样一来，原先是张三办的事情，现在却加在李四身上，原先在甲地发生的事，现在又改在乙地，诸如此类，在小说创作中是可以的，允许的。因此广大读者特别是熟悉这段历史的读者，在读小说时无需对号入座，也不必去核实和追究原来的面貌。歌德说过“过去的东西，今后也不会再回来”。当年沁源军民英

勇壮烈的对敌斗争场面，任何文学形式都不可能原原本本再次加以展现，但是通过对过去事件的描写，来教育、启迪后人，这也是文学作品的“任务”之一。鉴于此，这本小说的出版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反映沁源围困战的著作，据我所知已有好几部。比如董谦的《没有人民的世界》，弓世懋的《围困沁源》，还有话剧《山城围困》等等，我看后觉得都很好。现在又多了一个品种——长篇小说，无疑是一件值得重视的事情。据说作者在沁源下过乡，搜集了很多资料，在写这部作品时，夜以继日，四易其稿，花费了很多时间和心血，这种精神是应提倡的。尽管如此，在这部小说里难免还存在一些欠缺之处，读者可以提出来，批评纠正。我想，作者会欢迎的。

江泽民总书记在1994年初“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指出：“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这是宣传工作者和文学工作者的光荣任务，希望广大文学家勤恳笔耕，写出更多更好的无愧于我们时代的好作品来。

根据工作的需要，我离开了沁源，但沁源人民艰苦奋斗、忠厚善良的品德，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里。现在趁《916夜》一书付梓之际，写了以上的话为序，一来表达我对沁源人民的崇敬之情，二来祝愿沁源人民在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再创辉煌业绩，过上致富的幸福生活。

第 一 章

—

太行山西边有座太岳山，北起平遥、介休，南至洪洞、赵城，东北打西南，起起伏伏，连连绵绵，斜着总有几百里。它青翠、挺拔，巍然屹立，表现出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的性格。山西侧濒临汾河，山势陡峭，绝壁悬崖；山东侧迤迤而下，沟壑纵横，细流如网，发源了沁河。沁河从太岳山里头流出来，经附城，穿中条，下沁阳，直抵河南省的武陟县汇入黄河。

在沁河发源的地方有个县，名叫沁源县。西汉始置县治，初名谷远县。北魏始名沁源县。隋曾置沁州治，州北设绵上县。元初废州，与绵上县合并，复称沁源县。1942年以朱鹤岭为界，以北又建绵上县，以南仍为沁源县。

沁源县城依山傍水，修在沁河西岸，紫金山下，原是个很小的山城。当地的山民们常说：“沁源城，好东关，老爷衙门在半山，三步长，两步宽，四步跨到太清观（北门外一座庙宇）。”虽说沁源城并非这么一点大，但比起别的县城，终归是小了点。城小却修得别致，城墙用一色青砖砌成，城门上重楼迭起，碧瓦飞檐，青墙红柱，雕梁画栋。还将一些

金字匾额挂在上头，大书着什么“沁水环清”呀，“尧风遗化”呀，“绵山拥翠”呀，等等。那楼阁飞檐上的小钟儿，在微风中叮咚、叮咚地响着，使人觉得幽雅、威严、空灵、肃穆。虽然受地理条件限制，只有东、北、南三道城门，没有西门，但是城西的紫金山，青松掩映，山花似锦，站在紫金山上远眺，青山如黛，沁河如练，全城的亭、殿、楼、阁尽收眼底，倒也别是一番景致。

“七七”事变后，为了抗战的需要，城墙已被我军民拆除。后来，由于日军多次“扫荡”，城门楼和城内的亭、殿、楼、阁，街市民房，大都遭到破坏，原来那种古朴文明的气象，已经荡然无存。到公元1942年，沁源城已是满目疮痍，一片荒凉。

十月深秋，早寒的太岳山区，已是寒霜满地，百草凋零。只有那黄栌叶在山坡上放着红光，如点燃着永不熄灭的火焰。苍劲的落叶松，在寒风中巍然屹立，展示着它那不屈不挠的风彩。未收的莜麦依然呈现着绿色，播种后不久的冬小麦，正在迎着寒冷盘根生长。秋田里收获后，故意留在地里长着的玉米、高粱秸干，一片枯灰色，被风吹得沙沙作响。天空中黑云翻滚，气温骤降。寒风卷着枯草败叶，怒吼着，穿过山林，掠过田野，顺着山谷，滚向远方。

在沁源城通往阎寨的大道上，一个八路军战士，骑着快马，在寒风中由南面直向沁源县城奔来。急促的马蹄声过后，大道上卷起一股土尘，很快消失在路东的田野里。

八路军战士进入沁源城，只见城里一片“空室清野”反“扫荡”的繁忙景象。人们埋粮食，拆暖炕，往水井里倒茅粪，将碾磨推倒掀翻，把一切可用的家什都埋掉……。八路军

战士见城里街窄人多，石板路又不平，便下了马牵着往前走。只见前边一处围了许多人，他路过一看，原是四个后生正在拆毁一盘碾。他们先将石滚上的箩框卸下来，叫人扛走。又叫喊着“闪开！”“闪开！”轰隆一声将石滚从碾盘上推下来，栽在地上。四个后生带着胜利的喜悦，决意要把碾盘掀起来，他们都弯下腰，双手搬住碾盘的下边沿，喊了几次“一二三”，起了几次，巨大的石碾纹丝未动。后生们个个累得象皮球泄了气，丧失了信心，正要找根木杠来撬，恰好有一大汉打这里路过，他身高体壮，三十岁左右年纪，身穿黑色夹袄，系一条兰布腰带，头裹半新不旧的毛巾，方脸阔额，浓眉大眼，笑着问：

“怎么，掀不起来么？”

“是，这家伙沉着哩。”

“来，让我试一试！”

大汉象过去考武状元似的，先扎好架势，两条腿仿佛是两根粗柱子扎在那里煞是牢固。他弯下腰，双手搬住碾盘的下边沿，两臂靠住碾盘，嘴里喊了一声“起！”那碾盘就象服从命令似的，吱吱地便随着大汉身躯的起立，立了起来。

“好！”人们一片喝彩声。

也有人说：“松了手，让它摔下去！”大汉没有听这些人的话，而是将碾盘斜着靠在墙上，喘了口气责怪说：

“怎么，松开手摔破，以后回来不用了？”

八路军战士因有要事，不敢多待，牵着马边走边想：“好一个有力气的庄稼人，也许是个放羊的，碾盘在他手里都成了玩物，真不简单！”

八路军战士牵着马正要往县委会走，不料遇上一个在井

边打水的老乡。马大概是走渴了，扯着脖子非要去喝水。八路军战士爱马如命，便抱歉地说：

“哎，老乡，真不好意思，这马想喝水，麻烦一下。”

“这有什么，牲畜也和人一样，饥餐渴饮，只是不会说话罢了。”老乡提过来半桶水，“小菊花”（因为这马叫菊花青长鬃牧马，小战士称它为小菊花）一饮而尽，它抬起头，打了几声唿鼻，摇了摇头，甩掉嘴上的水珠儿。八路军战士向老乡道了谢，便牵着“小菊花”向沁源县委机关走来。刚走到大门上，正好从院里走出一位女游击队员，她叫道：

“铁成！”

“山秀！”

“有急事么？”

“敌人开始‘扫荡’了，陈司令员叫我来送信。”

“快，跟我来！”山秀领着铁成进了院，叫通讯员把铁成的马喂了。边走边说，“刘政委刚从城关镇回来，参加县委扩大会议的人已经到齐，正要开会呢，你在院里稍等一下，我到会议室去叫刘政委。”山秀说罢，敏捷地向会议室走去。

铁成看着山秀那温柔中夹带着刚直豪爽的风度，心想她出落的更漂亮，更能干了。

山秀从会议室把刘政委叫出来，铁成一看，大吃一惊。心想这不是刚才在街上搬碾盘的那个大汉么？真不敢想象，他就是沁源县委书记、县反“扫荡”指挥部政委刘开基。铁成虽是沁源人，从小在沁源长大，从沁源的山沟里参军，只是听说过刘开基这个名字，却没有见过刘开基这个人，今天

见了又正碰上他搬碾盘，真是个不简单的人物。铁成喜欢贴身实干的庄稼人，他对刘开基非常敬重。

“唔，介绍一下吧。”山秀用手势指划着说，“这是刘政委。这是陈赓司令员的警卫员张铁成同志。”

“喔，很面熟，就是叫不来名字。”刘政委乐呵呵地与铁成握了手，接过信拆开看了一眼，说：

“山秀，你带小张去吃些饭。”

“我已吃过早饭了，首长如果没甚捎的，我一会就走了。”

“不，我给军区首长写个信，你捎上。”

“好！”铁成答了一声，便跟上山秀向一个屋里走去。

刘政委返回会议室，会议室里寂然无声。开会的人们，把眼睛全盯在刘政委的脸上，企图透过他那和善、亲切、憨实的脸，窥出情况的严重性。但是，非常失望，刘政委的脸上，除了平若如素的笑意以外，什么也看不出来。可是情况却是很严重的。

刘政委和县长张学纯、在沁源下乡工作的太岳区农救会主席卫恒交换了一下意见，叫人拿来张百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挂在墙上。刘政委立在地图前，用他的木杆儿烟袋指划着说：

“同志们，刚才军区通知，来‘扫荡’的敌人，今天凌晨已经出动了。来‘扫荡’的敌人，有日军驻潞安三十六师团的菱幸大队、斋藤大队，驻运城三十七师团的小泽大队，他们从沁县、襄垣、虢亭、屯留、张店分三路向沁源进犯；另外还有日军驻临汾三十九师团的伊藤大队、早川大队、西园寺大队，三十七师团的炮兵联队，他们从洪洞、安泽、霍县、

岳阳分四路向我岳北扑来。这样，我们现在，已被七路敌人包围。沁县、襄垣、虢亭、屯留、张店这三路敌人，可能已经踏入我们的县境。各路敌人，将于今晚或者明天拂晓到达沁源城。敌人来的总兵力为七个大队，再加上部分伪军，总共有一万多人。……”

参加会议的县委领导干部，各区、镇负责人，听了这么严重的敌情，心里都在嘀咕：“我们县满共80000人口，就来了10000多敌人。敌人来的这么多，又这么冷的天，可怎么办？”

“同志们，”刘政委的语音显得很沉重，“这是全县人民的生死关头啊！军区指示我们，按照原订方案，立即动员全县军民，开展反‘扫荡’斗争。……”

刘政委对反‘扫荡’进行了简单部署后，参加会议的人们，便立即奔回自己分工负责的各区、镇，以便在天黑以前，实行“空室清野”后，将群众全部转移到山里头去。同时，组织一切武装力量，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

刘政委散会后，来到办公室，准备给陈司令员和薄一波政委写个信，不料警卫员小王和办公室干事们，正在清理、焚烧文件，捆绑行李，把屋里搞得灰尘四起，乱七八糟。刘政委只得拿了信封信纸，到别处去写。

二

山秀拉了铁成，来到县武委会一间小屋里。铁成对刘政委搬碾盘的事，依然惊叹不已，并把他见到的情景告诉了山秀，又向山秀打听起刘政委的出身来。

山秀给铁成倒了半碗开水，放在桌上说：

“他搬碾盘还算回事，听说那年谁家盖房，他扛起一根大梁，双手举着，就安到房顶上了。”

“真是越说越奇了，不信，不信！”

“嘿，不信？你没见他搬碾盘以前，给你说你也不信，今天见了你信不信？”

“他是那里人？”

“他就是城南门外几步远的南园村人，从小家穷，成年累月靠给人打短工养家糊口。人们都喜欢他身个高大壮实，有力气，人又诚实和善，有甚重活，都请他去帮工。人们都说，在那开基手里，就没有拿不动的活。所以，别人农闲没人雇，他一年四季有人请。当时，沁源地下党组织，在农民中发展党员，1937年他入了党，并和薄一波取得了联系。后来，他就当了干部，领着大伙闹减租。你别看他现在当了政委，还是那副庄户人模样儿。”

“在街上我把他当成了放羊汉。看他的打扮，谁敢认他是县政委。”

“他今天穿的是老百姓衣服，其实他穿上干部衣服也和别人不一样。他戴的军干帽是个圆片片，顶在脑门上，似乎风一吹，就会掉下来。他穿的中山服，领子常常向上卷起来。四个衣兜，都是小仓库，什么笔记本、烟袋、火镰、艾绳、材料、信件、手章、印盒一应俱全。……”

“只少把办公桌也装进去。”

“是呀！哈哈……。四个衣兜有的饱，有的瘪，有的上吊，有的下沉，好象都在闹别扭。可刘政委不管这些，他把心全操在了工作上。一次反‘扫荡’中，他的婆姨被敌人

的子弹打掉两个手指，流血不止，叫人去找他，他说他正开会，回不去，给她烧些棉套灰捂上，止住血就好了。他和善、憨实、对革命忠心耿耿，又有智谋，有魄力，的确是个好干部。”

“反‘扫荡’这么紧，你那一口子也赶不上来看你吧？”

“哟，小贫嘴，你漫天的诈呼谁呀？什么这口子那口子，我就自己一口子么。”

“你别水仙不开花——装蒜了。你和大牛的事，还能瞒过我和小孟么？”

“谁瞒你？本来就没有的事么。”

“他可是公鸡头上戴帽子——官（冠）上加官，升了营长啦。”

“人家升不升营长，与我何干呢？”山秀嘴是这么说，心里却甜丝丝的。

铁成知道山秀就是这种人，对自己的私生活，即使好友，她也从不泄漏。于是便把话岔开问及李小孟：

“小孟呢？”

“他在城里有事，忙去了。真不凑巧，我把巧凤也打发到山里，拾掇地方去了，害的你今番来没和巧凤见上面。”

“我们是老关系了，不在乎，今后请尹队长多照应她们就好了。”

“不管，别说你奉承我，就是跪下也不管。”

“好你呀，看在穷朋友的份上，别那么狠心好不好？”

“就不管！”山秀抿着嘴笑着，正在故意逗铁成。外边有人进来说：

“山秀，刘政委找你。”

山秀知道是刘政委写好了信，便和铁成相跟着到刘政委那里拿了信。铁成向刘政委告别回阎寨，刘政委叫山秀送铁成走。山秀和铁成来到街上，见城里的人们还是忙着“空室清野”。有人碰上山秀问：

“听说敌人‘扫荡’已经动身了，是不是真的？”

“是，今天下午城里的人就要转移，快准备吧！”

“唉，天寒风冷的往哪儿走呀？”

凛冽的寒风顺着狭窄的街道，卷起漫天的土尘，使人们捂住眼睛，一时不能行走。铁成牵的马在黄尘中嘶鸣。天空窸窸窣窣，下起雨来了。

山秀把铁成送到南门外，铁成向山秀告别后，跃身上马，飞奔而去。山秀看着铁成的背影，往事历历，感慨万千：战争固然给人带来了灾难，可战争又锻炼了人，使多少放牛娃，小长工，老实巴结的山里人，很快地成长起来，成了干部、党员、游击队员、八路军战士，还有的成了带兵打仗的指挥员。



光阴过得多么快啊，山秀记得那时候在自~~己~~的家乡——尹家庄，因为家穷，她成~~天~~在山~~海~~里~~挖野菜~~，结交了放牛娃周大牛、张铁成，小长工李~~子~~一伙穷朋友。他们每天帮她挖菜，菜装满了篮子，便在山坡上闹着玩。大牛不知从哪里搞来的《三国演义》，大家又学文化，又听故事，个个都听得入了迷。大牛提议，搞周、李、张、尹山林四结义，报效

国家。山秀说，“三国”里没有女将。大牛说，那是他们轻视妇女。小孟说，“三国”里是“三结义”，我们怎么能“四结义”呢？大牛说，“那是刘、关、张他们自己决定的，其实只要愿意，人多点有何不可呢。”大家说了很久，最终也没有结了义。

1938年，城里的著名绅士阴明之带头搞减租减息，过年前来山秀家看望佃户。山秀原名叫山杏，是爹憋了几天，在地里见到几棵山杏树，受到启发后给她叫的。阴明之来到家里，见山杏长得俊，便问爹闺女叫啥名儿，爹说叫山杏。阴明之说：

“山杏这名儿到也别致，不过比起这孩子的聪慧来，还不太附衬。古诗云：‘有云更觉千山秀。’何不叫山秀呢？”

爹一听便说：“快，给大伯磕头！”

从此，山杏便叫成了山秀。

1939年7月，日军第二次九路围攻晋东南，薄一波领导的决死一纵队，在沁源李成、韩洪一带与日军激战两昼夜。当时十九岁的周大牛，毅然到决一纵三十八团参了军。

日军这次围攻晋东南，修通了白晋铁路，占领了沁县、襄垣、潞安（长治）、高平、晋城等许多城池。把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分割成了东西两部分。同年，薄一波、安子文率决一纵和太岳地委进驻沁源，建立太岳抗日根据地。“十二月事变”后，八路军三八六旅和总部特务团挺进太岳区。1940年前半年，中共太岳区党委和太岳军区，先后在沁源城南二十里的阎寨村成立。这时，十七岁的张铁成也参了军，后来因为他枪打得准，六百米弹无虚发，被陈赓司令员看